

小主人翻譯文庫

英勇機智的戰士

下 冊

蘇聯

博格達諾夫著

陸 豐譯



大東書局出版

作 者 的 話

這本書裏搜集了兩次戰爭中的故事。這兩次戰爭我都參加過的。

我在對白芬冬季進兵的時候，在喀列里戰線煙氣騰騰的營火旁邊，我見過那個用新的方法同“小兄弟”兩人欺騙敵人狙擊兵的士兵。

在奧得河的某一處渡口，人家曾經指給我看過，用木匠的妙計騙法西斯偵察兵的那個工兵。這已經是在我們的軍隊向柏林對希特勒匪黨進攻作最後一次會戰的時候了。

關於怎樣產生有關軍人的妙策和智謀的新穎諺語，我是在芬蘭的懸岩和森林間聽到的。以後我又聽見：老的兵士在教育年輕的兵士的時候，曾三番五次地講這些諺語。

同白芬作戰的經驗，對於我們大家都是有用處的。我所編的“戰爭故事”這本小冊子在前線上總是同我在一起。這本書是國家兒童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一年初出版的。

目 錄

一	紅山梨	1
二	共產青年團員闊赤馬拉	14
三	伊萬·梯格洛夫	22
四	友誼	33
五	喀列林卡	43
六	快樂的木匠	54



一 紅山梨

戰鬥在布梁斯克森林的邊上轟轟不停地繼續進行了三晝夜。這裏離闊赤卡村很近。

到第三天，德國人衝進了村子。他們連摩托卡都沒有下，跑到每家門口，喊道：

“俄羅斯人！出來！”

他們把老的小的都趕到戰場上去拾撿武器和掩埋死屍。

阿爾謝尼·喀查林是集體農場的馬夫，現在馬也沒有了，他也帶着他的孫子——孤兒阿略沙——一起去。

他們拖着脚步在大家的後面走着：一個是滿臉鬍鬚的老公公，一個是赤腳的小孩子，小孩子肩上一共抗着兩把鐵鍬。

阿略沙看到了我們陣亡的兵士，哭起來了。他皺着流滿眼淚的臉，臉上所有的雀斑都擠在一起了。

“不要響，”祖父說，“這是戰爭！你與其哀哭，莫如數一數，打死了多少法西斯敵人！”

祖父就把死屍埋在戰壕裏。

德國人吩咐把武器都拖到大卡車這邊來：

“喂，喂，拿到這兒來！”

老公公抗着沉重的衝鋒槍和砲彈箱，走着好費力，嘴裏憤怒地哼着。

“真貪心！”他回到戰場上來的時候罵道。

以後他忽然不見了。阿略沙找了好久，才看見他。他拖着一尊戰車防禦砲。把它拖到一棵山梨樹底下的

掩蔽所裏，很機警地把它同我們陣亡的砲兵一起埋在一個墳墓裏。

“祖父，你這是幹什麼？”阿略沙奇怪地問。

“當然是需要！”祖父向他低低地喝道，同時向周圍看了一眼，湊着打壞的坦克所漏下來像黑血一樣的油，用鋼盔盛了一盞。

他用油把一件外套浸透了，就用這外套蓋好了砲門，說道：“現在不會銹了！”

阿略沙搔了搔腳上的癢處，即刻很快地掩埋這寶藏，他那樣用力踩鐵鍬，以致腳底都痛起來了。他已經猜着祖父想幹什麼。

老公公一箱接一箱地把砲彈往坑裏放：將來會有用處的！

“你把地方認清楚。”老公公用袖子擦乾了汗，說道。

“就這樣，它就認得出來。”阿略沙回答說。“你看，山梨樹的根都弄斷了。這山梨樹一定要枯掉。”

“啊，照這樣說，在枯的山梨樹底下！我們記住。”

老公公看了那些德國人一眼。看見他們在戰場上來回走着，捲起了袖子，專心地注意翻搜死屍的口袋，所以什麼也沒有覺察到。老公公微笑道：

“你們等着，烤雞還沒有啄過你們！”

阿略沙沒有明白他祖父氣憤的話。

“你曉得麼，祖父，”他說，“據傳說，德國人已經到達莫斯科了。”

“想從莫斯科拿靴子，可是不曉得，怎樣從莫斯科把脚拿走。”

“你說的是誰，祖父？”

“所有的人。凡是想到我們這裏來的都是。我自己還打過這種人呢。”

阿略沙看了他祖父一眼。他只記得他的祖父這一輩子總是忙着照料集體農場的馬。

“你這是在什麼時候趕上做的，祖父？”

“在一九一八年……。日本人從太平洋，英國人從北極海，法國人從黑海，數都數不清他們！都向我們襲擊。德國人也像現在一樣，從陸地進攻。起先，他們也

是把我們的軍隊壓迫着往後退，可是一旦我們全部的力量奮起的時候，我們就像用掃帚一樣把他們都掃乾淨了。”

“你自己也曾經打過他們嗎，祖父？”

祖父用勁捏着鐵鉤，說道：

“什麼樣的人我都曾經打過。有一次在阿爾汗格利前線發生過一件奇怪的事情——現在還記得。我們忽然看見：沿着泥塘有穿着裙子的兵士向我們進攻。裙子是方格花的，光着膝蓋，黃皮裹腿。哼，簡直是徵集了娘子軍來攻擊我們。腰際托着槍，嘴裏銜着煙斗。我們覺得非常可笑。可是後來我們從正面和兩翼加以一陣掃射之後，一個也沒有放走。有些被我們打死了，有些給我們活捉了。我們把他們召集在一起，問道：‘誰打發你們來的？裙子兵，你們是哪一國的？’‘我們是英王的，’他們說。‘是蘇格蘭槍手。’‘啊，你們是英王的！好罷。’我們把他們身上的裙子剝掉以後，就把他們趕回去了。並且讓他們傳命令給英王：‘裙子我們很喜歡，再送點來！’”

孩子笑起來了：他的祖父，原來是這樣的！老公公又看了看德國人，吐了口唾沫，說道：

“哼，看那樣子，捲着袖子！等着罷，不要再捲褲腿！”

阿略沙和老公公臨走的時候，回過頭去，又細細地看了看不遠地方的鐵路線，庫帕夫卡河上已炸毀的橋梁，和山梨樹底下的小丘……。

*

*

*

兩次冬天拿白雪覆蓋了戰爭中首批英雄的墓，在墓上兩次開過了春天的花。可是山梨樹並沒有像阿略沙所想的一樣枯掉，它反而長大了，又高又茂盛，並且一旁還長出了新的茂盛的灌木。

阿略沙常到山梨樹底下的小丘上來。是不是快要發掘這寶藏了？

戰爭進入了第三年。人民在希特勒匪黨的統治之下，窮困艱苦起來了。

老公公掛了布口袋，沿着村莊乞討。有一天，他回到家來低低地告訴他孫兒說道：

“快準備罷，雷聲響了！”

在森林裏，槍砲聲響了不止一次。被游擊隊所炸毀的火車常常轟然出軌。可是這種轟聲在闊赤卡村裏還沒有聽見過。它比一九四一年夏天所發生的還要厲害百倍。

“到時候了，”老公公說，“我們的主力要來了！”

阿略沙，像過節一樣，穿了一件最好的上衣，肩膀上抗了兩把鐵鍬，同他祖父一同走進樹林去。

他們走到山梨樹跟前，老公公一看——山梨樹紅得像血一樣。結滿了山梨，比其它樹上的都大。

“啊，”老公公奇怪地說，“山梨紅成這樣！”

阿略沙想採這果子，可是沒有敢採。他想起了這山梨是在墳墓上的。

老公公把鐵鍬往土內一插，阿略沙就開始發掘，用腳使勁踩著鐵鍬。土凝固了，很難發掘，而且也非常危險：德國人會看見的。

一列一列的軍車沿着鐵路經過布梁斯克森林往東飛馳著。德國的坦克、砲、兵士在車輪的轟鬧中飛奔過

去。火車一列緊跟一列，首尾相接，每十分鐘就是一次。

老公公用很貪婪的眼光，通過灌木叢看着它們，像獵人在挑選比較好的獵物一樣。

阿略沙累了，汗從他臉上像雨一樣流下來。坑已經齊他的腰，可是砲還沒有。

“祖父！難道給誰拖走了？”

“不會的，”祖父說，“這寶藏是有守衛的……。”

忽然有什麼東西碰着鐵鍬叮噹地響。這聲音一直響到阿略沙的心坎裏。

“是它，它發出聲音來了！”

“輕點發掘，不要弄壞了它。”

老公公用手指摸到了砲口，就開始用手小心地挖土。

一老一少不久把砲拖了出來，砲身上還蓋着用油浸透的一件陣亡砲兵的外套。他們就把這門砲安置在樹底下。

“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它擦一擦！”老公公着慌道。“砲鏈上全是土，外套上也都是土。”

“這不是，”阿略沙說，“用我的衣服！”就即刻從自己身上把上衣脫了下來。

“拿來，”祖父說。“爲了大事，有什麼可惜的！”

阿略沙並不可惜他的上衣。不久砲已準備好射擊了。

老公公不會使用複雜的瞄準器，就用簡便的方法瞄準：打開了砲門，往砲筒裏看。阿略沙跟着他往裏面看，在圓圈的亮光裏看到了鐵橋的鋼梁。

老公公推開了砲架的側板，把砲身下的鐵拐插在地上，挑選比較長的砲彈，裝在砲裏。他並沒有弄錯，因爲這是打鋼甲用的，所以要比較長的砲彈。就在這時候，像野獸自投獵人一樣，在高處發現有一列鐵甲火車，開足了馬力，急急忙忙向東飛奔，閃耀着大的砲塔和許多大砲。

“拉！”老公公向拿着扳機的小孩低聲說。

阿略沙一拉，即刻爲發射的轟聲震倒了。砲一跳，輕輕地撞了老公公一下。阿略沙趕緊向他跑來：“祖父完了！”可是老公公很快地爬了起來。在他們對着射擊

的那一方面，忽然發生了震耳的嘯聲。從鐵甲車頭裏有一股白氣冒了出來，鐵甲火車就在橋上停下了。



“啊，我們！”老公公喊道。“把汽鍋打穿了！喂，快來，快來！”

他很快地把砲瞄準，又往砲口裏看。

德國人從所有的瞭望窗裏用望遠鏡往外看：這一砲究竟從哪裏發出來的？鐵甲火車上所有的砲都轉動砲身，準備射擊。

五十來門砲對一尊小砲。

可是老公公並不膽怯。他瞄準着想給鐵甲怪物再發一彈，並且還挑選一個特別的——紅頭的砲彈。

“祖父，你看！”阿略沙抓住他祖父的手喊道。

從轉灣的地方來了第二列德國火車。

老公公看着呆住了，說道：

“來不及警告……。信號沒有……。現在……。啊，即刻要撞上它們了！”

司機爲了在下坡以後可以乘勢衝上坡去，增加速率，火車頭的輪子瘋狂地轉着，其他車輛和滿載重坦克的平台車跟在它後面沉重地轟隆轟隆地響着。

這一系列龐大的東西，以極快的速率整個撞上了鐵

甲火車的尾巴。由於激烈的撞擊，前面一列火車彎了起來，拱起背，即刻粉碎四散。撞擊的車頭——黑黝黝的龐大物，周圍包着蒸氣慢慢地順着鐵軌滑着，像鐵犁一樣，掃除軌上鐵甲火車的鋼鐵車箱。鐵軌連着枕木拱了起來，捲起來像拔塞鑽一樣。鐵甲車輛連同人和砲出了軌，衝向庫帕夫卡河裏。司機即刻扳開，可是已經晚了：車輪底下噴出火和烟來，車輛一個撞一個，重坦克脫離了平台車，飛下鐵道的土基來。

樹林的回聲增大了覆車的轟聲和磨軋的聲音。

忽然一聲爆炸，祖孫二人頭上的帽子都被震掉了。

他們爬開，想逃走，可是想起了砲來。

於是又回轉來拿砲，他們也顧不得那邊鐵軌上所發生的事情了，套上了砲轅，也不顧樹根和土堆，拉着就往樹林裏跑。

好久，還聽到他們後面的轟聲、爆裂聲和倒塌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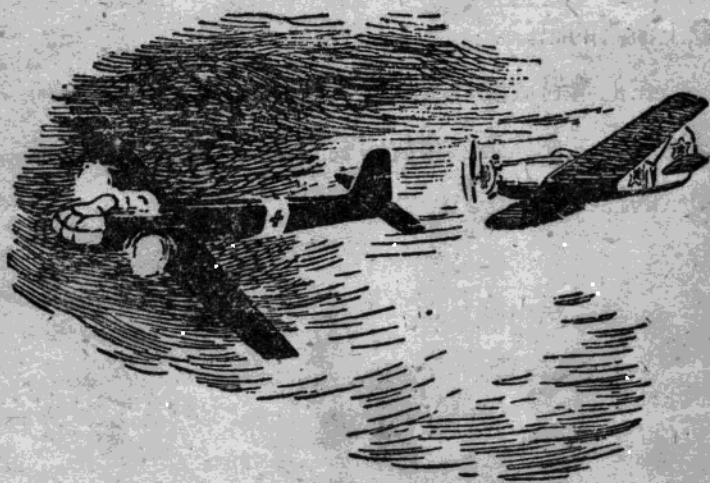
*

這段故事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伏爾加河上著名的蘇瓦洛夫軍官學校的學生阿列克謝伊·喀查林（即

阿略沙）在該校紅旗禮堂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慶祝晚會上演講的記錄。

在他講過這段故事以後，就由白鬍鬚的上等兵阿爾謝尼·喀查林講演關於內戰的回憶。他現在就在這學校的經理部服務。





二 共產青年團員闊赤馬拉

飛行員闊赤馬拉是他那一團人最喜愛的人。無論哪一次集會、會議或委員會，都非他參加不可；無論到那裏出席會議，都選舉他。他也從不拒絕。他就不喜歡出席大規模的慶祝會——不熟悉的主席常常把他的姓弄錯。往往這樣說：

“現在請庫察·馬拉同志發言！”